

对岸的诱惑

(增编版)

中西文化交流记

赵毅衡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对岸的诱惑

(增编版)

中西文化交流记

赵毅衡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岸的诱惑：中西文化交流记 (增编版)/赵毅衡著.
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
ISBN 978-7-208-06914-5

I. 对... II. 赵... III. 名人-生平事迹-世界-20世纪
IV. K81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0588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策 划 许苏葵
责任编辑 郑 嫵
封面设计 陆智昌
版式设计 高海云



世纪文景

对岸的诱惑：中西文化交流记 (增编版)

赵毅衡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 × 965 毫米 1/32
印 张 22.25
插 页 2
字 数 228,000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6914-5/I · 399
定 价 28.00 元

(增编版) 按言

这本书是四年前出版的，书店售罄，读者又需要，只消重印，本不必出新版。

但是此书有点不同，我在原序中已经说了，平日随便读书，看到好题材赶快追踪跟读，所以书不厚，写了二十年。日积月累，渐渐擦成一本。原书出版后，读书未停，到图书馆翻阅的旧习未消退，四年中自然而然又积累了一批。于是撤出原书中与我的其他书重复的篇目，加上十多篇新篇目，是为“增编版”。

原书出版，只当了一件自家心事，为二十年的乱读书做了盘点。不料各方面反应，出乎意料之外。

首先是不少文友来谈轶事，有点像现在博客的“跟帖”。来信补充的，质疑的，反驳的，互联网上遥应一下的，甚至有远道来找我商榷的。一人读不如众读读，我把各人的跟帖记下，新版本增加了不少“补记”。如果历史能这样靠大家累积写成，岂不太妙？

另一个没有料到的是，不少大学老师用此书做“教辅”，研究生写论文用做出处，评审教授往来问我学术根据何在。一开始就只是当做自我消遣来写，材料没有详尽注明，论事没有说各方观点。我只能

打着哈哈说“心外无物”。

我在此特地说明一下：书中说的，都有根据。只不过已经写成游戏文字，就不想重做高头讲章了。

只能说：这本书可能无心对上了有意，击中了现代文学文化史的一些紧要空白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此书或许能提示有心者：有些好题目一直被忽略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有了这本增编版，望读者垂鉴。

赵毅衡

2007年1月11日，成都

目录

CONTENTS

(增编版) 按言	11
自序	11
第一编 西游记	7
徐志摩：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	8
求博还是求精：傅斯年的例子	15
留学民族主义：朱湘的留美之怒	20
许地山留学：为我所用大可不必情绪化	26
闻一多与美国“死水”	30
《虹》后之《霞》：“时代女性”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	37
拼命精神，打油风趣：刘半农之留学	47
穆旦：下过地狱的诗人	53
李金发：不会写作，才会写诗	59
留学而断送前程的康白情	67
老舍：伦敦造就的作家	72
邵洵美：中国最后一个唯美主义者	78
蒋希曾：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华人作家	82

- 93 组织成的距离：卞之琳与欧洲文学家的交往
- 100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
- 106 胡愈之与世界语乌托邦
- 112 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
- 120 萧乾：永远的少年
- 124 这个哑巴太会说：英语散文家蒋彝
- 129 李劫人：被忘却的左拉
- 136 郭嵩焘：西方官司中国打法
- 143 **第二编 东游记**
- 144 我的老同事庄士敦
- 152 朱利安：革命与恋爱
- 160 艾克敦：胡同里的贵族
- 165 瑞恰慈：镜子两边的中国梦
- 170 燕卜苏：某种复杂意义
- 178 蒙罗：“在中国色彩中得到安宁”
- 182 韩约翰写萨凡奇
- 186 名士高罗佩与西方《狄公案》
- 194 奥尼尔：道家救赎华尔街
- 199 狄金森：顶戴花翎的剑桥院长
- 203 毛姆与华侨持枪女侠
- 207 宾纳：弄假成真的“中国式诗人”

奥登：走出战地的诗人 211

金斯堡的 100 个问题 216

第三编 梦游记 221

芳香而危险的爱情：凯瑟有所思 222

斯奈德：儒佛道社会主义者 228

弗莱：在文明的另一极 233

鄂狄叶：从《玉书》到《大地之歌》 238

韦利：轮回非幽途 242

罗厄尔：拆字的女“罗斯福” 247

杰弗斯：悲观主义之鹰逍遥游 252

凯喆安的“机变诗” 259

为庞德/费诺罗萨奇文一辩 265

“一字儒”庞德 273

第四编 游之余 291

我们还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吗？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一 292

留学是否可以研究中国题目？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二 297

海外学者有优势吗？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三 303

听谁讲述异乡事？——留学史笔记之四 306

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 310

321 日军集中营——历史与小说

326 抛出社群如何自治？

333 新价值从何处来？

100 后记卷 第三卷

340 跋 双单向道：中国的西方热与西方的中国热

345 跋 王康文集卷之三

350 跋 王康文集卷之四

355 跋 王康文集卷之五

360 跋 王康文集卷之六

365 跋 王康文集卷之七

370 跋 王康文集卷之八

375 跋 王康文集卷之九

380 跋 王康文集卷之十

385 跋 王康文集卷之十一

390 跋 王康文集卷之十二

105 附录卷 第四卷

395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十三

400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十四

405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十五

410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十六

415 附录 王康文集卷之十七

自序

这本薄薄的书，写了20多年，从1978年允许我按自己的兴趣读书开始，一直到今天。当然这20多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，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——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。从马齿徒长到满鬓苍然，多少“事业”不过是人生的规定动作，得分失分都不会太意外。人生悲哀莫过于此：动作做完，鞠躬下台，回想起来，只有一两个过门动作，允许别出心裁。

这本书不然。这是我想写的书，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，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，既不能靠此争工资升级，又不能做学术会议发言，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。一句话，这是纯为爱好而写，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乱涂下的游戏文字，但是又积习难改，好玩之中，想说点意思。

本书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——西方人来中国，中国人到西方，看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。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突然停止，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，例如萨特神游“文化革命”的中国。

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，人头攒动，狂潮汹涌。这次的

大规模集体舞，每年来回的人数，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，其历史印痕，至今不太清晰。因此，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，暂时就不给当代“交流人物”每人一篇的待遇。

本书写到的人物，绝大部分已经辞世，留下一辈子是非，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。

20世纪，中国人到西方，是去做学生的：徐志摩去做曼殊菲尔的学生，金岳霖张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学生，吴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学生，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学生。大部分人是望门弟子，但严复没有做成赫胥黎的学生，李劫人没做成左拉的学生，李金发没有做成波德莱尔的学生，邵洵美没能做成王尔德的学生，只是伦敦和巴黎的空气中，全是这些人的遗踪神韵。至今中国人来西方，大半还是当学生。像我这样教书的，只是教师不是老师。

西方人到中国，是来做老师的：庄士敦来做溥仪的老师，燕卜苏到西南联大做老师，杜威罗素萧伯纳来给整个中国知识界当老师，瑞恰慈几乎要给全体讲汉语的人做老师。1951年，最后一位硬想留下来的老师燕卜苏被赶走，换上俄国人做老师。我个人认为，有师无类，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。最好是师出多门，三国行必有吾师；只要不做一边倒的“好学生”，不必句句当真理就是了。60年代初把俄国老师也赶走了，天下事益发不可为。

一教一学，教的什么？学的什么？是近代西方特产，20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，即是“现代性”。中国的现代意识，可以说是“学得性现代意识”，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。吾友王宏图谓：“中国文化传统资源，不敷以支持现代化。”我的看法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用来

支持现代化的，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。不过这不是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，张之洞挑起的体用之争，李约瑟发起的中国固有现代性源头之寻，都是无事生非。

现代性及其“进步”观念，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，其他文化都缺乏这种前行性。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，学习就是；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，继承就是。何必在优劣高下上纠缠一两个世纪，趋长避短见机而作，“何必曰面子”？由此看，日本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，中国“五四”一代，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回顾徐志摩、许地山、闻一多、老舍、刘半农，他们留学时，都遇到这个面子问题，他们的对付方式，各有千秋，似乎都不像有愧于“民族大节”。就这一点，我们有必要怀念“五四”那一代留学生。

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，西方需要好好向东方学习。他们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贤。感觉到西方文明存在问题，也就是觉悟到现代性并非万灵妙丹，“进步”并不无穷尽地给人类带来好处。这部分西方思想家，不少引用中国作为“理想文明”的榜样——古代中国，尤其是道家，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；以及当代中国，尤其是“文化革命”中的中国，几乎是“另类文明”的地上天堂。

对于这一类中国崇拜者来说，最大的危险，是到中国亲历一番：本书第三部分“梦游者”中，有几位短暂到过中国，却没有多说。一点也不奇怪，他们对所见所闻宁愿保持沉默，也不想改变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神话。还有些更聪明的中国迷如庞德，如韦利，干脆一辈子不到中国来，遥遥保持“崇拜距离”。

本书没有写“梦游”西方的中国人，极而言之，整个20世纪中国

知识界，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，就是朝西的“梦游记”。有几个人，能在扫描范围之外？那样本书就无法选材了，而且，可以说，绝大部分现代中国文化人，如果想向西方学点东西，会千方百计到西方走一遭。亲自看一看，不会惊破好梦。除了一次大战之后的西欧荒芜残破，曾使梁启超不胜惊怵，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现实吓一跳的。

当然也有例外。我能想起的，有俞平伯，北大“新潮社”健将，1920年与傅斯年共赴英伦，慨然有尽收西学之志。不料在英国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就打道回府。后来在自述中说“金镑涨价，自费筹划尚有未周”。傅斯年回忆录说是这位好友“思家心切”，气斯面包难于下咽。俞出身苏州名门，同光朝大儒俞曲园脉裔，从小就延请家教学英文，“筹划”七八年竟然“未周”到一出国门就精神颓唐，终身厌听“西方”二字。然而俞平伯一生，努力将西方“科学式”批评用于红学，50年代被钦点批判为胡适学派第一人。或功或过，能归于一个月的留学？

还有另一个例外：辜鸿铭。此公生于南洋，在英国留学十年，弱冠后才踏上中国土地，竟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拥护者。中文虽然错字连篇，却用典雅的英文宣扬中国文明，而且身体力行，主张男人应留辫子纳妾，女人应缠脚吸鸦片。很多人说此老实际上一半西人血统，只是北大同事赞同的他偏要反对，反对的他偏要赞同，事事作秀而已。辜鸿铭要留着中国不变，以便为西方文明补缺。如果我像辜鸿铭一样好走极端，我就说此老是个汉奸。

应当诚实说明，这不是一本成体系的书：中西文化交流史，是个严肃工作，我只是弄些奇闻轶事，茶余谈资。哪怕写人物，也远远说不

上全面。我没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些最重量级人物：去西方者，我没有说严复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汤用彤、钱钟书；来中国者，我不去碰杜威、罗素、马尔罗、司徒雷登、李约瑟、斯坦因、克莉斯泰娃、宋塔格；梦游者，我敬而远之布莱希特、海德格尔、德里达、福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，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，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。这些人物都需要专门研究者来处理，不然很可能胡说一通。

特级人物中，惟一的例外可能是庞德。这是因为我从80年代出国就研读庞德，算是对其人其事有点心得吧。

第二应当说明的是，我有意略过了西方绝大部分汉学家，也不谈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家，因为他们对对岸的兴趣，是职业性的。他们的贡献自然极大，没有他们，文化交流就会在19世纪的皮毛上打圈子。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础，不是对异国文化的知识，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卓见——真正起作用的，必须是误读，而有意义的误读，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做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跳出新舞步的人物，必然是“业余”舞者。

最后应当说清的是：此书中我个人的“研究成果”不多，大部分都是读各种中英文资料，有所感想。感想本极廉价，这个世界上只嫌太多。而“切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”，却是做专家的首要条件。我读到的资料，都是专家们扎实工作几十年的成果。我不可能为此书中写到的近五十位人物，都做一番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努力，那样这本书至少需要五百年才能完成。

依学术规范，我应当密密加注，说明资料来自何人的功绩。但是

这些小文，毕竟只是轻松读物，加注只能让非专家读者厌烦。我在文中尽可能说明资料的来源，尤其当这个源来得有意思的时候。

我惟一可以辩解的是，传记材料虽然来自他人，我却设法给每个写到的人，找一个有意思的，或许专业研究者没有看到的角度。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写了二十多年：传记多矣，并非读几本，就能凑一篇；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，二十年来也就只遇到这些。

后记

此书2003年由知识出版社（原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）出版，很多大学用来做文学史补充读物。屡经重印，依然供不应求，似是出乎意料。现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愿意重版，我趁此机会抽下十篇文字，换上十篇新作，对保留的篇目也作了修订补充，名之为“增编版”。

徐志摩：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

标题听来调侃，却是出于由衷的钦佩：现代中国文人，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，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。

曾有 BBC 电台记者采访我，问寓居西方的中国文化人，如何才能融入西方文化。我干脆地告诉他：完全没有可能。除非你嫁人或娶进洋人家庭，有人步步指引，事事点拨；否则，就等着在这里成长的下一代吧。各种谈得热闹的种族肤色上的心理问题，是已经进入这个社会之后的事。对我们这些成年后来到西方的人，连受冷落的心理痛苦都谈不上：除了工作中不得不应付的人事关系，我们没有精力深入这个文化，泡酒吧，坐咖啡馆，逛派对，步山原，钓急溪，没有时间补课来熟悉并崇拜各种运动的英雄，各种娱乐的明星：我们面临的是不可能跨越的文化之沟，我们几乎不可能与同行之外的西方人交朋友。

近来读了一些徐志摩，才觉得自己的断言恐怕应当修正：如果你愿意像徐志摩那样不惜代价地社交，而且有他那样的魅力和才气，恐怕真可以“进入”洋人社会。首先可举的例子，当然是徐志摩见曼殊菲尔这桩文坛佳话：费时多日，反复去信求见一面，先与曼殊菲尔的实际丈夫墨雷大谈了一次俄国文学（曼本人最爱契诃夫）。得到邀请，冒雨